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附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说四篇

〔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 著

王以铸 崔妙因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C. Sallustius Crispus
BELLUM CATILINAE
BELLUM IUGURTHINUM

据罗叶布古典丛书罗尔夫译,拉英对照本(初版 1921 年,
修订版 1931 年,1971 年第 5 次重印)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译者的说明

这个译本最初是五十年代崔妙因根据罗曼(J. Roman)的法译本翻译并由我校订的(不清楚的地方参考了原文)。译稿交商务编辑部后,编辑部对译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加工,但由于大家都了解的原因,这部译稿未来得及付排就被搁置下来了。

这之后十余年我们曾同编辑部联系一次。编辑部为统一体例,要求我们再据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罗尔夫译的拉英对照本重校一遍。我们把英译本和法译本对照了一部分,感到两个译本的差别很大。法译本文采较胜(有的地方过于俏皮,脱离了原文的风格),但是译法比较自由,接近于我们所理解的意译,其中颇多自由发挥之处。英译本因有拉丁原文在旁对照,而且也是为了帮助理解原文,所以译文比较严谨,有个别地方当然有点生硬,但总的说来却接近于我们的翻译要求:宁肯牺牲文采也要保持准确,而在撒路斯提乌斯特殊文风的情况下,则是宁肯牺牲简洁(过分的简洁造成晦涩)也要做到清楚明白。如果一定要寻求对等的文字,那就非得用先秦的古文翻译不可,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根据英译本校订自法译本转译的译文,要比直接自英译本转译要吃力得多。因此这个译本就是完全自英译本转译的,是一个全新的译本,但个别地方,特别是原文本来不大清楚的地方,也参

考了原文和罗曼的法译本。

注释有译者自己加的,也有采自英法译本的;对英法译本注释的态度是择善而从,但都经过译者的核对,有的则作了删节、合并、改写或订正,如有不当之处,责任均在译者。法译本另由葛尔策(M. Geolzer)加注,比英译本详细,但议论过多,近于述评,因此我们只采用其有助于说明事实的部分。

本书是古代罗马久负盛誉的史学名著,同时又是罗马文学中的杰作,它兼有文史两方面的重要性。它对于古代西方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对我国一般读者来说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译序对作者和他的作品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此书。我是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整个历史背景上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希望读者同时也能找一部罗马史来翻翻,以便了解书中所提到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西塞罗的四篇《反喀提林演说》也是拉丁文献中脍炙人口之作,它们几乎被收入每一部拉丁文选之中,但它们只有和《喀提林阴谋》对读才能收到相得益彰之效。现在我根据收入罗叶布古典丛书的洛德(Louis E. Lord)译本译出(同时参考了三种原文)作为附录,俾成完璧。

作者的正面和侧面半身像是我从有关文献中搜集来的,因为译者的部分读书笔记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所以一时举不出图片的资料来源,请读者鉴谅。另外两幅(一幅是绞死朱古达的罗马地牢,一幅是描述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反喀提林第一篇演说时情景的壁画)则取自日本新光社《世界文化史大系第五卷·罗马之兴

亡》，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图像因常见于一般史书画册中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次译本的每一部分都由崔妙因复阅过并提出修改意见，有不少地方是在我们共同研究后确定译法的，法译本的注释也都先由她译出初稿最后由我删定。这是我们继塔西佗的《编年史》、《历史》之后合作的又一个译本。这三个译本都是拉丁文献中以高度简洁著称的绝无仅有的著作，我们有机会把它们介绍过来，当然感到欣慰。如有疏漏、错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教正。

此书最初着手翻译时我们都只是 30 岁刚出头的青年，而这次出版，我们都已经离休，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

目 录

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王以铸).....	1
生平点滴(2)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14) 关于喀提林阴谋(21) 克拉苏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问题(41) 《喀提林阴谋》是否为恺撒辩护以及撒路斯提乌斯是否为西塞罗的私敌的问题(49) 关于朱古达战争(54) 撒路斯提乌斯笔下的罗马(67)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笔和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74) 撒路斯提乌斯对后世的影响(86) 《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的结构(91) 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钞本和版本(103)	
喀提林阴谋.....	107
附录	
反喀提林第一演说(西塞罗).....	179
反喀提林第二演说(西塞罗).....	198
反喀提林第三演说(西塞罗).....	215
反喀提林第四演说(西塞罗).....	233
朱古达战争.....	249
参考年表.....	382
要目索引.....	392

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

罗马史学有这么一个特点：传世的历史作品的作者，他们的身世大都不甚清楚。李维和塔西佗就是突出的例子。撒路斯提乌斯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他的生平事迹也十分模糊。后人读其书，想了解其生平，也只能把其他作品里提到他的片言只语连缀起来，看一个轮廓而已。这些史料散见于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塔西佗、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 通称圣·吉罗姆 St. Jerome)以及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的注释、塞尔维乌斯(Servius)给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Aeneas)所作的注释。本来阿斯科尼乌斯有一篇《撒路斯提乌斯生平》(Vita Salustii)^①，可惜失传了。

① 克温图斯·阿斯科尼乌斯·佩狄亚努斯(Quintus Asconius Pedianus, 前9年—76年)，他和李维一样，也是帕塔维乌姆(Patavium, 今天的帕都亚, Padua)人，李维比他长50岁，应当是前辈，但他们仍算是同时代人。李维在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人竟从西班牙南部千里迢迢到罗马瞻仰他的风采这一点可以为证。所以阿斯科尼乌斯有“我们的李维”之称，表现了作为同乡的自豪感。保留下来的他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注释的片断在年代和背景方面都作了说明，而他写过撒路斯提乌斯的传记一事，见于他给贺拉斯(Horatius)的《讽刺诗》(I, Z, 41)所作的注释。

生平点滴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年^①即我国汉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罗马东北约90公里的小城镇阿米特尔努姆(Amiternum)。城镇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 Sasso d'Italia)之下,是萨宾人聚居之区。萨宾人可以说是罗马人与之最早打交道的一个部族,虽然罗马传说中罗慕路斯国王时代诱骗萨宾妇女做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萨宾人很早便和罗马人融合,而且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罗马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萨宾人是一个文化落后但是爱好自由的山区部族,自古以来便过着迁徙不定的牧民生活。他们的村落分布在山顶、山坡或山脚下,但筑城而居的情况极为少见。和萨宾人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的萨谟奈人则特别骁勇善战。据史书(李维、狄奥尼西乌斯)的记载,从王政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449年,罗马人对萨宾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②,这之后因史无明文,我们对萨宾人的活动不得其详。而我们在李维的《罗马史》提要(11)里再看到玛尔库斯·库里乌斯·丹塔图斯(Marcus Curius Dentatus)征服萨宾人的记载,那已是公元前290年的事情了。萨宾人被征服后,一部分人被变卖为奴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没收,而其余的萨宾

① J. 罗曼把撒路斯提乌斯的生年定为公元前87年,但公元前86年之说似乎更普遍。

② 李维:《罗马史》,第3卷,第38章。

人则成了没有选举权的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①。萨宾人成为有充分公民权的公民是公元前 268 年的事情了。这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罗马人融合为一体了。

萨宾人又因其落后而保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罗马人吸收了他们很多宗教仪式。从撒路斯特乌斯的作品可以看到,当时预言者还几乎是清一色的萨宾人。了解萨宾人被征服、被融合的这个背景,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这一地区的骑士等级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特乌斯始终对罗马的新旧权贵抱着十分敌视的态度。

当然,这一地区也产生过另一些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影响的人物,比如离阿米特尔努姆不远的列阿特(Reate)就产生过瓦罗和后来的皇帝韦伯芎(Vespasianus)这样一些大人物。阿米特尔努姆、列阿特和努尔西亚(Nursia)是萨宾人地区的主要城市。

骑士等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一般是要送到罗马来受教育的。西塞罗兄弟(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是这样,撒路斯特乌斯当然也不例外。条件更好的还可以东渡到希腊和小亚细亚去从名师,到罗马来讲学的希腊名师也不少。西塞罗时期在罗马颇负盛名的希腊著名学者路奇乌斯·阿泰乌斯·普莱特克斯塔图斯·腓洛洛古斯(Lucius Ateius Praetextatus 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特乌斯的老师;而据苏埃托尼乌斯^②,他曾把全部罗马史的提要提供给撒路斯特乌斯。罗马这里固然有学习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罗马侈靡放荡的风习对青年人是很不利的。归在西塞罗名

① 维列乌斯·帕特库路斯:《罗马史》,第1卷,第14章。

②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10章。

下的《对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抨击》(以下简称《抨击》, [M. Tullii Ciceronis] 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现在在学术界已被一致确认为2世纪的修辞学习作,但其中反映的问题,比如撒路斯提乌斯当他父亲在世时便卖掉他父亲的房产,未必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当时去古未远,可以看到我们已看不到的资料)。而证之以后来他因品德问题被开除出元老院这一情况,那么年轻时的撒路斯提乌斯有此等行径,便不是捕风捉影之谈了。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当时罗马青年几乎都有道德败坏(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记录,它和成年人的贪赃枉法可以说是同样普遍。在政治斗争中以这方面的事情作为攻击的借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不必过于认真对待。

罗马人的“仕途”(cursus honorum)一般是从财务官(quaestor)开始的,财务官从苏拉时期起定额增加到20人,顾名思义,应当是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但实际上除管理国库(aerarium)之外,还有不少财务官充当统帅在外的助手,不仅管理财务,也负责军事指挥的责任,例如在对朱古达作战期间,苏拉便是以财务官的身份隶属于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战指挥权。由于财务官是仕途的开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担任。撒路斯提乌斯自己说:“当我个人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投身于政治活动……”^①但是他在哪一年担任财务官——从《抨击》的记述来看^②,他担任过财务官是没有问题的——法译本译者J. 罗曼定

① 《喀提林阴谋》,第3章。

② 《抨击》,第5章。

为公元前 59 年,英译本译者罗尔夫说无法确定。苏联的罗马文学专家格拉巴里—帕锡克则定为公元前 54 年。我还没有找到罗曼和格拉巴里—帕锡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据,也可能是根据担任财务官的法定年龄(30 岁)推算出来的,所以只好都罗列在这里,供进一步的探索。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年轻时担任过财务官就够了。

公元前 52 年他因自己的骑士等级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在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他的有记载的第一个政治活动。这就是:在这一年的 1 月 18 日,深受民众欢迎的克劳狄乌斯在群殴中被杀死之后,撒路斯特乌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温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us)与提图斯·穆纳提乌斯(Titus Munatius)一道持反对西塞罗和杀害克劳狄乌斯的米洛的立场。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 64 年本来是极力反对喀提林的活动的,应当说是站在西塞罗的一面,不想两年后,却卷入了一场丑闻之中。原来在公元前 62 年 12 月,在当时担任最高司祭的优利乌斯·恺撒宅中举行纪念古意大利丰饶女神(Bona Dea)的节日时,这个克劳狄乌斯竟化装成妇女混到这只许妇女参加的活动中去。其原因只是作为恺撒的妻子庞培娅(Pompeia)的情夫,他想借机混进去幽会罢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渎神行为引起的轩然大波自然使克劳狄乌斯受到了指控,但是在一切都可以出卖的罗马,他仍然能用钱打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西塞罗提出了克劳狄乌斯那天确实在场的证据,使他大失面子^①。克劳狄乌斯这方面也千方百计为此向西塞罗进行报复。公

① 这一点可以证明西塞罗的正直,不包庇自己的熟人。

元前 59 年即恺撒任执政官的一年,克劳狄乌斯迂回作战,先是借恺撒的力量——恺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情夫,可见这是当时罗马的风气——使自己转入平民等级,然后当选为公元前 58 年度的保民官。继而他用讨好民众的办法在取消了埃利乌斯和富菲乌斯法(Leges Aelia et Fufia)^①之后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不经审判处死罗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这样,西塞罗在对付喀提林的阴谋时处死罗马公民的做法便旧事重提,受到了制裁。西塞罗为此只好亡命而离开罗马,克劳狄乌斯除了赶走西塞罗之外。还和庞培作对,而从恺撒(在克拉苏的一派里)和庞培两种势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劳狄乌斯显然是受到恺撒的支持的。一般史书说撒路斯提乌斯从公元前 49 年便站到了恺撒一面,其实他们的关系还要早得多。

另一方面,米洛则是站在庞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罗一面的。米洛和克劳狄乌斯的斗争在恺撒和庞培的较量中表现为直接的、明火执仗的格斗,它在几年当中把罗马搅得乌烟瘴气。西塞罗被迫亡命后,米洛极力活动使西塞罗返回罗马。此人后来(公元前 48 年)因勾结玛尔库斯·凯利乌斯·茹福斯(Marcus Caelius Rufus)进行反恺撒的活动而被杀。

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②,撒路斯提乌斯由于批评了庞培而受到庞培的一名被释奴隶的还击,这个名叫列奈乌斯(Lenaeus)的被释奴隶在一篇措辞尖锐的讽刺文中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① 这两个法律大约是在公元前 150 年通过的,具体内容未详,大体上都对高级长官的职权作了规定。

② 《语法论》,第 16 章。

公元前 50 年撒路斯提乌斯由于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Appius Claudius Pulcher)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元老院。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是个有名的庞培派。公元前 54 年任执政官之后,他到奇利奇亚去任长官,公元前 50 年回来任监察官。他设法把恺撒派撒路斯提乌斯赶出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要从生活上找一些丑闻作借口并不困难,这也是当时罗马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

至于这是怎样一件丑闻,有的历史学家把它同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根据瓦罗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联系起来^①。原来撒路斯提乌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独裁官苏拉的女儿法乌斯塔(Fausta)私通时,当场被米洛堵住,结果不仅挨了一顿鞭子,还狠狠地被惩罚一番。但是我们知道,瓦罗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庞培派,他的话的可信性是大可怀疑的。

不过,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第 3 章)里所说的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云云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因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回避或隐瞒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公元前 49 年罗马成了恺撒的一统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乌斯感到日子好过的时候。恺撒一下子把财务官从 20 人增加到 40 人,撒路斯提乌斯于是再度成了财务官,同时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员。庞培东渡时两位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克茹斯(Lucius Cornelius Lentulus Cr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路斯(Caius Claudius Marcellus)以及大部分元老也

^① 《阿提卡之夜》,第 17 卷,第 18 章。

一道逃走了。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释奴隶都补充进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扩充到 900 人。反正这时的元老院已不同于过去，它已是恺撒个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说它是个点缀，顶多也不过是个咨询机构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虽然后来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军事方面是个不高明的指挥官，这是违反古罗马人的传统的。公元前 48 年他在伊利里库姆 (Illyricum) 统率着恺撒的一个军团，却败在屋大维和司克里波尼乌斯·利波 (Scribonius Libo) (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 的手下^①。

公元前 47 年，撒路斯提乌斯任行政长官，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在公元前 46 年，但无论哪一年担任都取决于恺撒的“任命”，实际上区别不大。此时驻坎佩尼亚的军团奉调去西西里，但是传达这项命令给军团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 (Publius Cornelius Sulla)——独裁者苏拉的侄子，曾参加喀提林的阴谋，现在是恺撒的副帅。他在公元前 65 年担任过执政官——受到了士兵的凌辱。军团士兵对于不能得到土地和应有的赏赐，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显然极为不满，因而不听从调动的命令。撒路斯提乌斯继而被派去处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点也送了性命。事实上已经有奉派到那里去的两位元老死在军团士兵的手里了。问题是军团士兵(第十军团)到罗马后由恺撒亲自出面才解决的^②。

① 欧洛西乌斯，6，8，15。

② 狄奥·卡西乌斯，第 42 卷，第 52 章；阿庇安：《内战史》，第 2 卷，第 92 章以下。

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 46 年年初，恺撒在阿非利加战争中正处于焦急等待支援的困境时，撒路斯提乌斯登上了和小叙尔提斯相对的凯尔奇那岛(Circina)，并把敌人在那里的大批粮食及时地运到茹斯皮那附近恺撒的营地^①。他的这一行动对于恺撒之取得最后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为了酬谢他的服务，恺撒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Nova)的长官^②。我们知道，共和国时期的罗马高级官吏都是没有薪金的，大致相当于薪金概念的拉丁词 *salarium* (来自 *sal* 这个词，*sal* 意为盐，象征生活中最必需之物，今天英语的 *salary* 即来自这个词)是到帝国时期才有的。官员一般靠什么生活，我们没有十分具体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长官所得便可一生享用不尽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平时人们以服务的酬劳的方式所得的也会远远超过后来法定的收入。否则人们就不会这样热衷于竞选高级官吏了。秦奇乌斯法(*Lex Cincia*)禁止人们在辩护方面收费，可见这以前是要花钱的，法律后来虽禁止取酬，但变相的酬谢可能费用更高。恺撒在公元前 61 年去远西班牙任长官(行政长官衔)之前在罗马因生活挥霍和搞政治活动负下了天文数字的债，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苏的帮忙几乎不能脱身，但一任归来不但还清了债，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债主。最清廉的如西塞罗，一任奇利奇亚(在小亚细亚)那样一个穷苦地方的长官，仅分内所得用今天(90 年代)的购买力加以计算至少也有上千万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富裕的行省了。行省居民

① 《阿非利加战争》，第 8、34 章。

② 《阿非利加战争》，第 97 章。